

蔓藤男孩個體化之旅—— 一位青少年的沙遊治療歷程探究

Sandplay Therapy—The Journey of a Vine Boy's Individuation

黃倫芬¹
Lun-fen Huang¹

摘要

在兒童青少年做出的一系列沙盤中，可以看到自我的心理發展軌跡。榮格以個體化（individuation）說明心理的發展，他認為心理發展的目的是成為一個統合而獨特的個人，一個不可分割的個人。人生前半段的個體化歷程始於自我從潛意識中成長，使自我意識與其所生之潛意識母體的分離／分化（Stein, 1999）。分化的發展除了創造一個心理情境，使自我進一步地朝向意識的發展，同時自我分化完成的部分也會涵容在整體的心靈中，以臻於人格最後的全體統整。當人無法完成自我發展時，會出現社會適應的困難。這篇文章介紹一位學校適應困難的十四歲男孩，以榮格心理學、Erich Neumann 的自我發展（Ego-Development）來說明他何在沙遊治療歷程中發展自我功能、超越母親情結（以蔓藤象徵），過渡成獨立的青少年。

關鍵詞：個體化、心靈能量、阿尼瑪、自我發展階段、母親情結

壹、前言

第一次見到小明（化名），國中二年級，中等偏瘦的男孩，低著頭，臉部沒有表情，兩手緊貼雙腿，以小碎步走進沙箱室。他是由母親帶來接受服務。半年前他開始在聯絡本上寫出對男數學老師的不滿、拒絕學習數學、所有科目的表現也下降。導師的評語是「極端退

縮和內向、很少和同學互動、無法回答老師問話」。老師認為他有選擇性緘默症或社交恐懼症傾向，希望母親帶去就醫。母親認為小明只是比較害羞、寡言、不會打招呼，但是他守規則、主動寫功課、成績也在中上水準。母親較擔心小明膽小的個性，他無法獨自行動，不論是到巷口7-11買東西或是在自家獨棟三層樓房間走動，都需要有人陪伴。最近也不像之前順服，常生氣地瞪著母親

¹台北市財團法人友緣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副執行長
通訊作者：黃倫芬，（105）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123巷8弄8號一樓，
E-mail：lunfenhuang@hotmail.com
本文獲得案主同意出版，謹此致上謝意。

或用力摔門。母親很排斥醫療系統的介入，因此選擇心理治療的服務。

貳、個案的成長背景

小明的父親是一位成功的商人。在小明五歲時急性肝炎去世。小明母親對小明父親的過世有很深的失落。她是位傳統女性，加上左手障礙，因此在身體、心理上都依賴小明父親。小明父親過世後，她將注意力轉向孩子身上。父親過世那年，小明的姐姐、哥哥和妹妹，分別是十五歲、八歲和一個月大。姐姐與父親關係非常好，父親過世後，她的性情大變，蹺課、離家、與男生交往，原本不親近的母女關係更疏離。哥哥也開始不上學、沈迷打電動、脾氣變得暴躁，母子常有爭執，有時會動手打媽媽。媽媽似乎把小明當成是主要傾訴對象，常對他哭說：「爸爸去哪裡？投胎了嗎？」「哥姐不聽話，怎麼辦？」「我一個人好孤單、好可憐」「外面的世界很危險，有壞人、不要外出」「媽媽看不到你，會擔心你發生危險」等，小明總是靜靜地聽著。媽媽和哥姐衝突時，小明會瞪著哥姐。小明一直和母親、妹妹同房，國一時，他以「三個人睡太吵」為理由，自己到另一房間睡。小明喜歡畫畫，也會和妹妹玩玩偶。

參、個案遭遇的困境

小明的困境與母親情結有關。情結是個人生活經驗之創傷所造成，個人會經驗到某些感情、情緒，而這些反應無關理性，個人也無法控制。人類深層的集體潛意識中已存在的原型，也會增強、扭曲或改變個人情結的感情基調和表象特徵，換言之原型核心也帶來磁場力量。以母親情結來說，它的中心正是

母親原型。情結具有突然在瞬間爆發，侵入意識並掌握自我功能的能力（Stein, 1999, p.71）。當一個孩子對母親有特別的感情，母親特質常干擾他內在情緒時，我們會說他被母親情結抓住了。對小明來說，他感受到的母親是可憐、孤單、無助、辛苦、寂寞，他的心思都被這些特質占據了。

榮格心理學認為自我有兩種相反的傾向：「分離與獨立」和「關聯和歸屬」的需要。在生命早期，小明是母親情緒依賴的對象，心理上母子的一體化，過分滿足雙方關聯和歸屬的需要，卻使小明無法分辨他和母親間的界線。在沙遊治療中，小明常使用蔓藤此物件，蔓藤的纏繞性、無處不去的蔓延，這會引發我們對否定性母親的情感。雖是有毒的乳汁，孩子卻很難對抗她的誘惑（呂旭亞，2011）。榮格也說：「母親情結會傷害男性能量」（Corbett, 1991）。小明在沙遊歷程中，進入內在潛意識，利用象徵性經驗汲取母親原型和女性意象的能量，恢復了心理上健康的母子連結，讓內在有更多空間，除了可以繼續維持與母親的情感聯繫，同時在心理上形成了分離獨立的意識，這個過程形成了一個涵容相反但整合均衡發展自我。

阿尼瑪是男性人格中存在潛意識的女性意象，代表熱情、活力，並驅策男性能量的發展。母親是阿尼瑪（anima）意象的載具，男孩在與母親相處中，初次體驗到阿尼瑪的存在（Kalff, 2007）。如果一個男人覺得他的母親對他有負面影響，他的阿尼瑪會帶來單調沉悶、害怕生病、無能或發生意外的心理，整個生活呈現出傷感和沉重的窒息感（Jung, 1964）。如果男人活在阿尼瑪問題，臣服於一個自憐、悲觀的女性意象，他會失去與內在男性能量的接觸（Corbett, 1991）。或許如

此，小明壓抑了他的野心和自我肯定，成了一個害羞和膽怯的人。

肆、沙遊理論與榮格心理學

沙箱遊戲治療是一種非語言、深度的心理治療，對兒童、成人的成長與療癒有相當價值。沙箱遊戲治療是瑞士左黎根的Dora M. Kalff（1904-1990）發展的一種治療方法，榮格心理學是其理論基礎之一（Kalff, 2007）。沙遊是一種使用想像的創造性治療方法，需要身體和心理兩股生命能量的全神貫注與提煉。它的特色是使用沙、水和物件，在治療關係及沙盤的自由且受保護空間裡創造意象。在沙盤中呈現的一系列意象，象徵個人當時的心靈實相（psychic reality），它們表明某種深刻複雜但又別具意義的投射（黃宗堅，2005）。在沙盤上，案主心靈的意識與潛意識的素材（包括個人壓抑到潛意識的素材）能自由浮現，並有機會持續性的溝通與對話，案主自發性的領悟得以轉化生活困境，並激發療癒與個體化歷程。

沙遊室有乾沙、濕沙以及各種物件。在治療師的陪伴和見證下，案主以雙手在沙盤上觸摸、移動沙，並創造一個和他內在、外在生活相互呼應的沙圖。對小明來說，沙箱是個適當的媒介，他喜歡畫圖，很自然地把這份情感轉移到沙箱上，在沙盤上做畫讓他自在。更重要的是，玩沙比說話容易，在不需要語言的情況下，經由雙手，他將心中困頓、不可理解、無法控制的內在情感，變成具體、可見的圖像展現在沙盤上，內心靜止的能量就這樣開始來回流動著。現實生活中，小明的沉默是被負面評價，但在沙遊中，沉默是被包容的，我們常會看著沙盤，在靜默中交流。

沙遊的物件包括現實世界、想像世界，種種會動、不會動的人事物，這些物件有助於牽引出內在的經驗。心靈是以意象或夢境來表達它的豐富性，物件是意象的象徵，心靈透過物件象徵在說話。當案主被某物件吸引，意謂著他潛意識的象徵意義被投射到該物件上面。如果人能了解象徵性語言要傳達的意義，心靈就開始轉化，這種內在深沉的轉化，會全面性改變一個人和他生命的關係。

在治療歷程中，心靈能量會發展出新的秩序。榮格借用物理概念來解釋心靈能量的運作。他提出三項基本原則：對立、均衡和火商（Schultz & Schultz, 2014, p.102）。榮格認為宇宙中存在對立或相反的物理能量，心理能量也是如此，每個欲求或感受都有對立面，相反力量的衝突越尖銳，就能產生越大能量，此稱為對立原則（opposition principle）。均衡原則（equivalence principle）將能量守恆的物理原則應用於心理事件。如果某個心理領域的心理價值減弱或消失，表示能量轉換至心靈的其他部分。火商原則（entropy principle）意指能量差異的均等化。榮格應用心理能量原理，假定人格也存在朝向平衡或均衡的傾向。如果兩種欲求或信念強度或心理價值有重大差異，能量會從強者流向弱者。當一個人的情結爆發進入意識，這顯示此情結在此時此刻比自我更具能量，過強的情結能量流入自我系統，可能氾濫成災淹沒自我，唯有具有選擇能力的自我夠強壯堅決，才可以把這股入侵的能量，導向結構、疆界或計畫的創新上（Stein, 1999）。在小明的初始沙盤上，藤蔓處於中央，而沙盤中央正是自我的位子（Ammann, 1991），母親情結幾乎擄擄了小明的自我。如果一個人能不斷往內在更深處尋找阿尼瑪，將有助於他男性

能量的發展。在小明沙遊歷程中，他數次透過新生的阿尼瑪，與內心深處的男性能量連結，增強自我強度以涵容入侵的母親情結。沙遊歷程的轉化重點，不是改變對立面，而是認識這些對立面並保留原有的價值。對立的兩面持續對話、逐漸整合，導致心理的轉化。象徵母親情結的蔓藤，在小明的沙盤中不斷地移動位置和數量的改變，也隱喻著情結能量處於調整的過程。我們可以看見小明的自我功能漸趨穩固，並來回地疏導母親情結能量，創造空間讓自我發展，讓自我兩個需要——關聯與獨立——同時穩定存在，達到火商原則。

伍、Erich Neumann的自我發展階段

Neumann認為，兒童的自我發展是從心理上的母性階段（the psychological matriarchate）過渡到心理上的父性階段（the psychological patriarchate），這過程有三個階段，每個階段之間並非線性的發展，而是以螺旋、進進退退方式進行著。（Neumann, 1973）

第一階段 幽冥期（phallic stage）

小孩的自我與母親原型處於一種神秘參與（participation mystique）狀態，自我還沒有從大自然母性的力量和潛意識的掌控下發展出來。小明來接受服務時，他與自己的家庭連結在一起，處於最初的全體狀態，還無法分辨母子間的界線。小明使用蔓藤隱喻心理上與母親的攀附。第三十三次會談中，他說：「我希望我不說話，母親就知道我在想什麼」也反映出殘留在他心中神秘參與的狀態。

第二階段 魔幻期（magic stage）

- 1.自我漸漸脫離潛意識，開始集合、組織意識的內容。自我經驗到他是意識的中心，有能力畫分意識與潛意識、亮與黑、土地和海等二元性、對立性。這時候的沙盤會出現對立、相對性構圖。
- 2.呈現出曼陀羅（mandala）、聚中（centering）意象。曼陀羅是表達對秩序井然之全體直觀的普世意象。以自我為中心有秩序地統合心靈世界。在沙盤上會以左右均勻對稱，有秩序感的方形、圓形圖形呈現。
- 3.女性能量重新被啟動，沙盤上會出現如：大象、河馬、貝殼、月亮、房子等母性意象；還有代表阿妮瑪的女性物件。案主在母性原型、女性意象的引導下，往更深的內在尋找男性能量，增強自我強度。

第三階段 太陽期（solar stage）

- 1.當男性能量越來越強壯時，個人自我變成了英雄自我，一個人有能力屠龍（mother-dragon），克服、處理與心理上母親的關係。
- 2.此時自我經驗到他屬於一個更高、精神性的世界。
- 3.此時自我歸屬於一個團體並且開始和領導者、父親原型有明顯的連結。

陸、小明沙遊歷程的摘要與分析

小明有兩個階段的治療，第一階段每週一次，共進行三十八次，有三十八盤沙盤。他為了準備高中聯考，主動提出暫停治療。十個月後，順利考上高中，再次申請服務，第二階段每週一

次，共進行五十七次，包括初期的六次沙遊治療與之後五十一次談話治療。

（一）第一階段治療

第一次（圖一）

約靜坐七分鐘後，小明開始排沙圖。蔓藤佔據沙盤的中心，這反應出與母親原型神祕參與的狀態，我有一種窒息感。案主直接在沙盤中央放下物件意謂對自我中心感的追尋（梁信惠，2007）。過程中他以點頭、搖頭回應我。

第二次（圖二-1）（圖二-2）

兩個少年背後分別是老鷹（陽性、光明）與蝙蝠（陰性、黑暗）。小明開始經驗魔幻期的二元性對立。

第三次（圖三）

蔓藤移到左邊的高山上，能量開始移動，不再佔據大部分的沙盤。沙盤呈現出高山的高與地面的低、河流（潛意識）與土地（意識）等二元性元素。

小明的母親和妹妹每次都陪小明來治療。今天離開沙箱室時，小明看到妹妹，踩了她一腳，妹妹也回踩，母親說：「每次來你這裡，小明都很高興，也比較活潑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，似乎內在能量的流動，鬆動了他僵硬的身體。」

第四次（圖四）

橋和鐵軌連接了上下兩部分。左上角有工程車準備要開始工作。海上有船隻，潛意識的能量開始流動。

母親來電，很高興小明在家會主動說話，但是口氣很凶。或許小明還不會控制被啟動的內在能量。

第六次（圖五-1）（圖五-2）

聚中的沙圖。從沙盤中心處盛開的

花中產生了一個年輕的芭蕾舞女孩，她在一個圓形、受保護、開滿了花的區域跳舞，她是小明新生的阿尼瑪，以神聖的方式啟動了潛意識的本能。新的自我發展會在出現聚中沙圖後變得明顯（Kalff, 2007），今天小明就有了新的表現：第一次說話。他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：「沙漠綠洲」。最靠近小明的動物之一是大象，大象充滿母性能量，是聰明有智慧，關照家族的動物（Andrew, 2004）。

第七次（圖六）

橋連接大自然森林和人造涼亭，石頭是分隔森林和海的界線。這是小明給內在潛意識設立的疆界，還是他想對我說：「你可以進入我的世界，但是不要太靠近，我有自己的界線（我坐在涼亭的這一邊）。如果小明能在和我的關係間立下界線是好的成長，這意味著在長期經驗母子一體化後，他開始有能力分隔你、我。」

母親很焦慮小明要獨自一人來治療。一直以來，來回三小時的車程，都是家人陪同。母親不放心，但很訝異、高興他想獨立。

第八次（圖七）

曼陀羅的沙圖。這是一個城市街道，車子與人自由的移動。沙圖中央戴著藍色帽子的米老鼠指揮著交通，象徵小明新生的自我具有引導秩序與整合的功能。曼陀羅有保護自己不受邪惡勢力的影響（Stein, 1999）。小明並沒有和我談到一個人來治療的事，但透過沙盤創造出曼陀羅，並讓站在米老鼠身後的黃色小仙女守護著他進入社會。

第九次（圖八）

蔓藤在沙盤中間上方。有一輛火車穿過蔓藤覆蓋的隧道。進入黑暗隧道，

隱喻進入子宮，迎接一個新生的自我。

小明第一次自己來機構，在預定的時間內平安到達，他顯得高興，他聽從自己內心的渴望，放下母親的不安全感，在沒有母親的保護下走進人群。

第十三次（圖九）

魔幻期的聚中再次出現。以城堡為中心往外拓展，蔓藤被整理在右上方。沙圖上充滿數量四的物件。數字四、城堡是本我的意象（Ravitz, 2010），它的呈現象徵正在凝聚心靈的完整性，並保持平衡。

第十五次（圖十）

聚中的沙圖。沙盤上有一個新的阿尼瑪，電影「美女與野獸」中的貝兒，她與野獸相會後，脫離和父親的親密，成為一個真正女人（Jung, 1964）。貝兒從女兒轉化成女人的歷程，象徵性引領小明超越情結，成為一個獨立少年。

現在小明走進治療室腳步是輕鬆的，神情也較愉快。

第十八次（圖十一）

聚中的沙圖。小明再次與新的阿尼瑪——天使相會。蔓藤被整理在特定區域內，成為可靠近的景觀。今天我感覺到一種寧靜與神聖的氛圍。

第十九次（圖十二）

右下角的圍籬創造出一個屬於鳥屋的安全聖域。右上角的大象家族，有父、母、小孩，此處家庭原型的正面特質復甦了，象徵性地修補了小明父親缺席在心理上的不完整，並鞏固內在的安全感。

第二十次（圖十三）

這個房子有庭院、界線，還有與外界連結的入口。貝殼是女性、情感性的象徵，也是傾聽的媒介（Ronnberg, 2010），小明開始有能力聽見、保護內在

的情感與聲音。我坐在房子的後方，因為我的傾聽與接納，所以我們可以在庭院坐著說話，這是小明與我的共移情嗎？

第二十一次（圖十四）

在滿地的蔓藤中，柵欄成為一種界線，為中央的馬保留空間，這是小明展現自我力量以與母親情結（蔓藤）有所區隔。

母親要求小明參加去家族掃墓，小明說：「我不認識爸爸，為什麼要勉強我去掃墓？」他更苦惱要如何回應親戚的問候。小明能以語言表達困惑，也願意解決問題，我想他的自我功能更堅強了。

接下來幾次沙圖（圖十五），小明一次次地將蔓藤放在外圍，他為蔓藤（母親情結）保留位置，也區隔出空間讓自我發展。生活中，小明和母親發生數次衝突，我協助他了解雙方的心情，試著在自己想法與母親期待間找到平衡點。

第二十六次

小明指著沙盤中的男孩說：「這是我，四、五歲時，一個人在馬路上，突然一隻狗跟著我，很害怕。外面的世界很危險，我不敢出門。」小明突然想起這件事，但是這一次他不是一個人，而是有我陪著他一起面對。他的自我更強了，能正視童年的害怕。

第二十九次（圖十六）

第二十一次沙盤中，處在柵欄內的那匹馬，站在蔓藤上往山下走。馬是心靈的能量，是迷路靈魂的引導者（Kalff, 2007, p.116）。小明內在能量更能自由行動。

第三十次（圖十七）

沙盤中央是自我的位置，今天沙盤中央有兩間相似但不同的房子，是否象徵小明與母親間關聯和獨立的需要可並

存且有所區隔？蔓藤分布在左邊、左上角和右上角，上面都有石頭。第二十次沙盤的大房子，今天移到右下角更靠近小明的地方，房子是個體內在穩定與安全的象徵（Kalf, 2007, p.31）。房前有一個大的石頭，石頭一般被視為神的居住地（Bradway & McCoard, 2005, p.239），這個房子處在一個神聖的空間。第二盤出現的巫婆轉化成可愛的女巫，或許對小明來說，母親不再是控制的人。警車有維持秩序與保護的功能（Friedman & Mitchell, 2008）。雖然蔓藤散佈在三個地方，但是有石頭、警車的保護，小明內在的房子很安全。

第三十一次（圖十八）

再次出現魔幻期的聚中沙盤，蔓藤沿著花又圍出一個圓。

小明說：「我一個人走在朋友後面，朋友問我：「為什麼不一起聊天？」我不知道要說什麼。」

治療至今，小明多處於自我魔幻期，他很努力發展自我意識，透過內在新生的阿尼瑪，與內在男性能量接觸，增強自我強度以涵容入侵的母親情結，現在的他意識到自己的世界不只有母親，還有更多需要他關心與學習的面向。他再次整合自己的世界，將蔓藤收服為生活的一部分，讓內在的小宇宙達到和諧狀態。

第三十二次（圖十九-1）（圖十九-2）

將沙推到兩側，做成溪流。船象徵冒險（Cooper, 1987），我感覺似乎有一股新的能量流動著。有一個男孩看著洞穴，洞穴是黑暗的，是一個埋葬與再生的地方，象徵大地之母的子宮（Ronnberg, 2010），也蘊藏著奧秘的知識（Cooper, 1987）。現在的小明有如英雄般，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黑暗面或寶藏，我們可以預期他的自我意識往太陽

期前進。

母親來電，小明老師表示小明學校適應進步許多，和同學的互動變多，也能以適當音量和老師對話。

第三十五次

小明提出暫停治療以準備高中聯考，我們討論再進行三次。相較於之前的放棄學業，小明更願意為自己的野心努力。雖然現在還不是結束治療的適當時機，但我尊重他的想法，他對我說：「不」，走上自己的英雄旅程。

第三十六次

小明說：「這是一個不能說話國家，有快樂也有煩惱，快樂是很安靜，煩惱是別人不知道你在想什麼。」小明一直活在自我封閉的國度，但今天他正視著這個國度的黑暗面——人際的疏離。今天的物件大多是黑色，在第七次治療時，他說過不喜歡黑，今天他讓一切自然發生而不強力控制，他的自我有能力涵容生命中的黑暗面。黑色象徵沮喪、破壞、混亂、死亡，又好像回到原初準備著新生（Abt, 2005）。照相機記錄著生活，或許他正記錄著過去與現在的變化，醞釀著新的轉化。

第三十七次（圖二十）

蔓藤上有六個檸檬。小明說：「本來想排黑暗，卻排出有白天也有黑暗。」他又說：「媽媽問我關於哥哥的事情，我請她問你，這樣說可以嗎？」

黃色（沙盤上花、檸檬、鳥的顏色）和太陽、月亮、星星（沙盤右上、右下和左下方）都和人類的意識有關（Abt, 2005）。蔓藤與黃色的並存，象徵小明可以意識性地處理與母親的關係。果實是因領悟得來的智慧（河合隼雄, 2013, p.176），蔓藤上的檸檬意味著小明整理母親情結的心得。從母親身上獨立出來的

小明也鼓勵著母親尋求專業人士幫忙，當他說：「我這樣說可以嗎？」我感受到他的成長，他與母親、我，有界線的概念，並能尊重別人的立場。

第三十八次（圖二十一）

蔓藤回到中心，沙盤中央是一個有結構的建築物，正方形、燈一層層的往上面建構。小明說：「有人起義，推翻不能說話的國家，驅逐上一任女王，建立一個新國家。」

這是一場內在戰爭，死亡與重生的儀式，現在的小明有能力切斷舊的自我、屠龍（mother-dragon），象徵性克服與心理上母親的關係，嶄露出新的自我意識——太陽期的英雄自我。

（二）第二階段治療

第四十次（圖二十二）

小明說：「這是全世界，熱氣球（指彩蛋）是一個新奇有趣的交通工具，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。」他似乎做好了飛越陸海空的準備，要到全世界探險。蛋是生育力的象徵（Kalf, 2007, p.91），而乘著熱氣球飛上天空的小明，將能從高處看事情，有更寬廣的視野。蔓藤被整理在兩個角落，上面有檸檬和蘋果。帶著內在智慧，小明可以展開更高、更遠的旅程。

第四十一次（圖二十三）

綠洲。河馬在中央，牠是水中清道夫，讓小河馬有清潔的成長環境（Weller, 2010），也是埃及產婦保護神。出生的小恐龍是誕生的主題（Mitchell, 2010）暗示著有新的發展，小明說：「雖然有危險的食人草和蔓藤，但是這個蛋很安全。」

第四十三次（圖二十四）

河的兩邊有大小不同，但外型相似

的涼亭、仿古式的房子，下棋、彈琴的老人；兩座橋連接河的兩邊。小明說：「昨天是父親節，突然想起小時候去動物園，爸爸把我背在肩上、抱著我。」

這是傳統台灣四合院的建築，並有男性人物。台灣傳統的家庭是以父親、男性為主導的家族生活，現在小明經驗到更大的家族團體，並和個人父親有強烈連結。小明說：「爸爸過世後，媽媽很傷心，家人都不提爸爸。親戚說我的眼睛像爸爸，可是，我一點都想不起來爸爸長什麼樣子。親戚說爸爸是一個講義氣、會幫助朋友和親戚的人」。我說：「原來你的大眼睛像爸爸，你身上流著爸爸的血液，你一定也能和他一樣與朋友快樂相處」。我問他：「如果爸爸在天上，看到你這麼努力，考上自己喜歡的學校、成為獨立的大男孩，他會說什麼？」他想一想說：「你做得很好！」。雖然爸爸已往生，但是父子關係是永恆的，小明在精神上與爸爸有深刻關聯。

第四十四次（圖二十五-1）（圖二十五-2）

小明說：「這是沙漠綠洲的夜晚，很平靜，兩個朋友一起去冒險、觀光和找寶藏。」

小明的歷程始於心理母性階段，不斷強壯自我的功能，以適應父性、集體社會生活，現在他回歸到象徵大自然母親懷抱的夜晚，到了綠洲，一個充滿本能、創造性能量的地方（Ammann, 1991）蓄銳待發。男性雙胞胎在中國是神聖的（Biedermann, 1994）。通常選擇動物型的人是有人際關係的障礙（周惠君, 2007），也許小明想得到的寶藏與人際能力有關。沙盤上有三座金字塔，數字三是父性的數字，預告著一個人能踏上外在世界，接受冒險的挑戰（Ravitz,

2010)。金字塔是死亡與永恆的象徵，象徵精神的發展 (Chevalier, 1996)。小明將繼續未來的旅途，歷經多次的考驗，有更高精神的發展。

柒、結論

在小明的沙遊歷程中，治療師見證了人類心靈是如何積極且溫和地引導能量運動、如何療癒自身走向平衡與完整。身為一個治療師，我以最大的耐心回應小明的節奏，鼓勵他信任自己，培養真實的自我感，這份共移情 (co-transference) 提供一個自由、保護和同理的空間，陪伴小明走上個體化的旅程。小明數次在阿尼瑪的鼓舞下，往內在汲取男性能量，增強自我的功能。他的心靈也一次又一次地調節象徵母親情結的蔓藤能量，引領他從心理上的母性階段過渡到心理上的父性階段，踏上英雄的冒險旅程。內在心靈的運作也反映在現實生活上，原先家庭、學校的困擾與難題也被小明克服了，他開始能思考、有個人意志、能獨立行動、發展對成功的企圖心，並建構出與家人、老師、朋友新的人際關係。

在與小明工作的同時，治療師持續支持母親，增強她的自我功能和親職教育能力，協助母親與小明發展親密且有界線的關係。可惜的是，當時治療師的治療室基於空間的限制，只有乾的沙箱，建議對沙遊有興趣朋友，能同時準備乾、濕兩個沙箱，如此必能提供個案有所選擇，創造出更多成長和療癒的力量。

參考文獻

朱侃如 (譯) (1999)。榮格心靈地圖 (原作者: Stein, M.)。台北市: 立

緒。(原著出版年: 1998)

周惠君、王萬清 (2007)。一位選擇性緘默症兒童在沙遊治療之歷程研究。

輔導與諮商學報, 29 (2), 15-40。

林暉鈞 (譯) (2013)。高山寺的夢僧 (原作者: 河合隼雄)。台北市: 心靈工坊。(原著出版年: 1987)

危芷芬 (譯) (2014)。人格心理學 (原作者: Schultz, D.P. & Schultz, S.E.)。台北市: 雙葉書廊 (原著出版年: 2013)

梁信惠 (2007)。沙遊治療研究與案例。台北市: 五南。

黃宗堅 (2005)。創傷與復原: 沙遊治療中的療癒象徵。**輔導季刊**, 41 (1), 12-21

黃宗堅、朱惠英 (譯) (2007)。沙遊——通往靈性的心理治療取向 (原作者: Kalff, D.M.)。台北市: 五南。(原著出版年: 2000)

曾仁美、朱惠英、高慧芬 (譯) (2005)。沙遊: 非語言的心靈療法 (原作者: Bradway & McCoard)。台北市: 五南。(原著出版年: 1997)

呂旭亞 (2011, 7月)。哲人石講堂: 創生與吞噬——集體潛意識中的母親原型。台北市。未出版的原始資料。

Friedman, H.S. & Mitchell, R.R. (2008, 12月)。修復創傷、催化蛻變工作坊。台北市。未出版的原始資料。

Mitchell, R.R. (2010, 4月)。沙遊——開啟通往無意識之門工作坊。高雄市。未出版的原始資料。

Ravitz, L.J. (2010, 10月)。孩童: 依附、創傷與自我工作坊。台北市。未出版的原始資料。

Weller, B. (2010)。出自相關研究，且該資料無標題。

Abt, T. (2005). *Introduction to picture interpretation: According to C.G. Jung.*

Zurich: Living Human Heritage Publications.

Ammann, R. (1991). *Heal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sandplay: Creative processes become visible*. LaSalle, IL: Open Court.

Andrews, T. (2004). *Animal speak: The spiritual & magical powers of creatures great & small*. MN: Llewellyn Publications.

Biedermann, H. (1994). *Dictionary of symbolism: Culture icons and the meanings behind them*. NY: Meridian.

Chevalier, J. & Gheerbrant, A. (1994). *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ymbols*. London:

Penguin.

Cooper, C.J. (1987). *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symbols*. London: Thames & Hudson.

Corbett, L. & Rives, C. (1991). *"The fisherman and his wife" in psyche's stories*. IL : Chiron Publications.

Jung, C.G. (1964). *Man and his symbols*. NY : Dell publishing.

Neumann, E. (1973). *The child*. NY: G.P. Putnam's Sons.

Ronnberg, A. (2010). *The book of symbols: Reflections on archetypal images*. Cologne, Germany: TASCHN GmbH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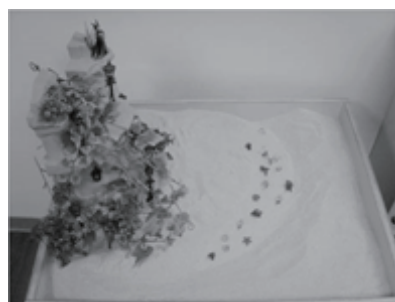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



圖二-1



圖二-2



圖三



圖四



圖五-1



圖五-2



圖六



圖七



圖八



圖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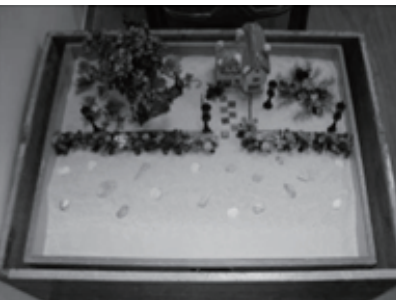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



圖十一



圖十二



圖十三



圖十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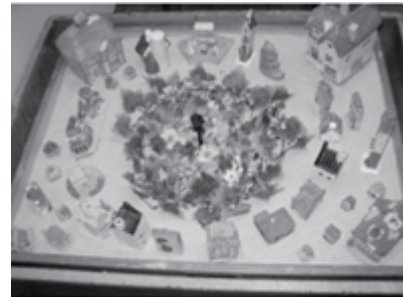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五



圖十六



圖十七



圖十八



圖十九-1



圖十九-2



圖二十



圖二十一



圖二十二



圖二十三



圖二十四



圖二十五-1



圖二十五-2